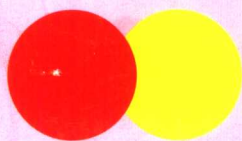


校园爱情小说



WoMenCengJingXiangAi



我们 曾经相爱

WoMenCengJingXiangAi

大康 著

●●●●●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我们曾经相爱

谨以此书献给那些
为爱情奉献过青春和泪水的人们
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翻
印
必
究



版
權
所
有

我们曾经相爱

著 者：大 康

出版发行：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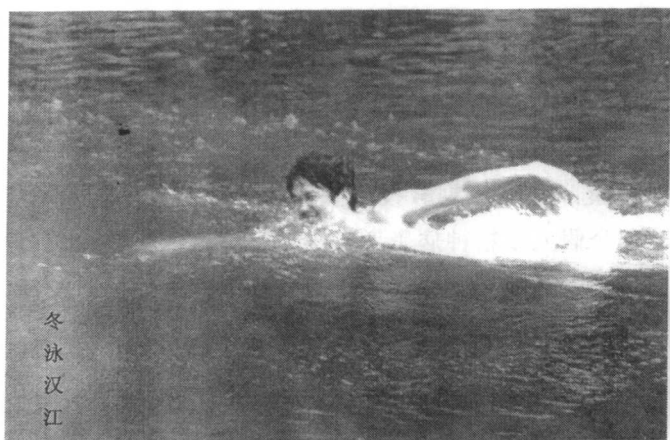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三楼

国际书号：ISBN 962 - 450 - 892 - 5/D · 43861

定 价：人民币 13 元

港 元 13 元

二 00 二年三月初版 · 香港



冬泳
汉江



大康和他的画

【作者简介】

大康，某高校副教授，在小说中常以多种面目出现，没准是个假人或精神病患者。小说、诗歌、史学论文有幸被国内外多家刊物和选集看中，只是凑凑人数而已。爱江山更爱美人——赖蛤蟆想吃天鹅肉。

已出作品：

《梦的面孔》（诗集）1995，5

《跳脱衣舞的校园》（喜剧小说集）2002，3

《世界尽头的一丝光明》（幻想小说集）2002，3

《我们曾经相爱·双重火焰》（校园爱情小说集）2002，3

将出作品：

《鸦片战争通论》（史学著作）

《上帝说要有光》（小小说选集）

我们曾经相爱

你们祈求，你们就将得到；你们寻找，你们就将找到；你们敲门，门就会为你们敞开。因为每一个祈求的人都将得到，任何寻找的人都会找到，门也将为所有敲门的人敞开。

——《圣经·新约》《路加福音》

目 录

我们曾经相爱·····	1
-------------	---

双重火焰

阿牛·····	167
苍蝇·····	174
张炎·····	180
钓鱼·····	187
今天是祈祷日·····	193
那个妇人·····	204
琪琪·····	217
勾引者手记·····	231

附录:

梦—精神家园的希冀（论大康小说中的焦虑情结）雷升录	
	王晋康 267
无望的挽歌——大康诗集《梦的面孔》侧记	王世录 276

“我爱过的女人只有一个，剩下的全是陷阱。”龙君站在灰尘满地的宿舍中央，望着窗外的林荫道颂诵着。此时，春天的芳体已挂遍枝头，树木亮起了一年中最美的色彩。龙君的激情喷涌而出，真实地写在苍白的脸上和纤细的手上。那铿锵有力的诗句，把我们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，带到了女性世界。我们说，即使所有的女人都是陷阱，我们也情愿陷进去的。

其实大家都知道，龙君唯一爱着的女人，是他初中时的一位同学。龙君说，从十三岁起他就爱上了她。龙君还说，自从爱上她后，没有一天不想她的：每天早晨进教室后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想看她一眼，而每天晚上，睡觉前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她在脑子里温习一遍。喽，就像这样，龙君把双手摊开，合拢，像和面似的，每天晚上，我都会把假想中的她搂一搂，抱一抱，梦中都没放过。龙君还说，自从爱上那个女孩后，他开始觉得生活有意思了，充满甜味了，不像以前，苦苦的，涩涩

的，乏味得想睡觉。他还夸张地说，自从爱上那个女孩后，他觉得自己渐渐成熟了，身体也日复一日地装起了炸弹，我真担心啊，有一天我真会炸起来，既毁了自己，也伤了心爱的女人。

“我爱的女人只有一个，剩下的全是陷阱。”龙君诵完这句诗后，总要陷入沉思，而这个时候，恰恰是我们思绪最活跃的时候，我们好象总有很多问题要问，非问不可。

她一定长得很漂亮？蜘蛛先问了这样一个问题。

那当然，我爱的女人当然漂亮，都漂亮！龙君回答。

我们心里有点怪味了，觉得龙君又在吹牛了。但这话儿只能埋在心里，不能蹦出嗓子，毕竟现在我们是中文系大一的学生了，该懂得点脸面和尊严的。况且我们还想听龙君说下去，他说的事儿最能吊起我们的胃口——我们什么都吃腻了，唯有这道菜好象总摆在我们够不到的地方，保持着美味和新鲜！

她是神哪，那是人呢。龙君继续着他的美神之旅，眼珠熠熠地闪出亮光。她的皮肤白皙如玉，像牛奶，像纸，一戳就破、就流水；她的脖子，古希腊雕塑式的，有着高贵的美质和造型；她的长发，散着新木的色泽和清芬，如瀑布般从头顶倾泻下来，在腰后拢成了醉人一潭。我没提到她的身材，想想吧，最美妙的身材，怎么说呢，说得过火了你们说我吹牛，说得太次了，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。反正是一流的，反正中国再也生产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产品了。还有她的眼睛，你们别指望我告诉你们是什么样儿，把你们自己梦中情人的眼睛想象一下吧。对我来说，她的眼睛很神圣，像处女膜一样的神圣。很难

说我是爱上了她，还是爱上了那双眼睛。我向你们说出一个词：清纯。太清纯了！你们放眼看一看，当今世界哪个女孩是清纯的，她们或者俗不可耐，或者矫揉造做，或者风骚成性，没有一丁点女孩味儿。唯有她，清纯得要命！差点要了我的命！有时它会温柔地看你一眼，让你欲罢不能，欲语还休，有时它又会和你说着悄悄话儿，勾住你的魂儿。哦，该死！我忘了说她的腿！腿……

“哇，那状态啊……”龙君张大嘴巴，将两只手掌捧成一个喇叭筒儿，非常滑稽地搁在了嘴巴两侧。他语言里有了戏谑成分，我明显感觉到了。他将目光从我脸上扫过，然后平均分配到每一位舍友脸上。“如果你没见过她，我敢说这辈子你存在着缺憾，或者说你的生活有一种空白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坐在桌边的蜘蛛，嘴唇已呼呼地冒出了油光，“你对她没有什么作为么？”

“当然。。”龙君回答。

“你怎么干的？”

“像所有男人和动物一样。。”

“你是说你干了她？”

“干了她，什么意思？”

蜘蛛把手掌从撑着的下巴上挪开，然后在面前比划着，他很想把“干”的动作比划得生动有趣，无奈总抓不住要领。看来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，最好还是自己先尝一尝啊。

龙君缄默下来，嘴角掠过一丝苦笑。他从蜘蛛的脸上移开目光，匆匆投到我的脸上，他在记忆中搜寻着什么，又好象要征求我同意似的。我觉得他有点卖弄玄虚、故作高深了，生活

有时非常简单，用不着这么鬼鬼祟祟。

“我曾给她写过情书……”龙君说。

“情况怎样？”蜘蛛问。

“像针落进了大海。”

“她不是木头人，她应该有点反应。”

“她唯一的反应是，我是个嗷嗷待哺的孩子，总想向她要奶吃。”

我们咯咯叽叽地笑了，觉得这主儿是个诗人，比喻得真他妈的恰当，其实这阵儿我们都是嗷嗷待哺的孩子，总想找个女孩儿要奶吃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我用郊游啦、电影啦、音乐会啦引诱过她……”

“情况怎样？”

“像针落进了大海。”

“于是你失恋了？”

“不曾相爱，何谈失恋？后来我只是觉得悲哀、不可思议罢了。你怀着满腔的爱心去爱，结果什么也没得到。非旦如此，你还成了异物和笑料。他们会把你的事情，编成各种故事广为传播，供他们茶余饭后消遣。后来我只是觉得人心险恶，我们生活在一个难见真情的时代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总有一些人对你心怀叵测，往你伤口上撒盐。”

“你是不是太悲观了？”

“你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，当然不会知道。”

那一阵子，我觉得自己的脸面都丢尽了。后来有一段时

间，我开始自暴自弃，不遗余力地想钻进别的女孩的怀抱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写诗了，开始把我的爱、我的恨，全部砸进了诗里。我要用诗歌进行清算，要用诗歌捍卫我的血性和尊严。当然那是青春的雨季，眼泪往往多于墨水。

“于是你便有了那句诗：我爱的女人只有一个，剩下的全是陷井？”

“那是生命断裂的声音。”

“也是爱的终结。”

“但我于心不甘，于是又进行了一次冒险。”

“冒险？”蜘蛛将上半身笨拙而紧张地趴到桌子上，脸上的兴奋简直能用刀片剔下。我和假洋鬼子也一个球样，只是装模作样尽量掩饰罢了。

“那时我们都上高二了，记得那是个下雨天，下午放学后我垂头丧气地回家，一抬头，发现她正走在我的前面。我觉得好长时间没有见她了，觉得她比以前更漂亮、漂亮多了，觉得她晃动的屁股，那么圆、那么鼓，像一颗明亮而温暖的太阳，把我的血液都点燃了。我尾随她来到公交车的站牌下面。雨开始下大了，她打着伞，而我没有。我脸上长满了水豆豆，水豆豆从脸上、脖子上，钻进我的身体，让我好舒服好痒痒啊。忽然我觉得自己挺伟大，挺那个的。透过雨帘我看着她，像看着一尊女神似的。她的伞挡住了她的视线，使她没办法发现我。这真是天赐良机：当那辆公交车冲过来、打开车门时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我的手掐住了她的屁股……”

我们瞪大眼睛，不相信龙君的话。

“也许你们不信，不过那是真的，当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

回事，仿佛自己中了魔似的，也难怪呀，上车时她的屁股高高挺了起来，像一块磁铁一样充满了吸引力，我的手变成了铁屑，不顾一切地沾了上去。我相信她的屁股上至今还留着我的爪印，因为我的指甲透过了她的裤子，抠进了她的肉里。我的劲太大了。”

“她没有反应么？”

“她是个正统的女孩，当然不会容忍我这种下流行为。她先是尖声叫了起来，接着给了我一记耳光，然后就哇哇地哭了……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嘛……”龙君停下来，眯笑着盯住蜘蛛，“你最好先把嘴角上的涎水擦掉吧。”

“没事的，没事的。”蜘蛛说，用手背向上抹了一下。

“它渗进了你下巴上黑毛里，像精液哩。”龙君说。

蜘蛛又匆忙地擦起了衣角。

“后来她见了我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害怕，就把……”龙君把眼睛迷糊糊地盯向窗外，喉头咕噜了一下，“就把我告到了学校，我当然就被勒令在全校做了检查……”

“于是你成名人啦。”

“当然啦，那会儿，学校没人不知道我。”

“于是你也开始恨她了？”

“有那么一点，不过不太严重，但有一点却非常奇怪：她在我心中的形象不但没有受损，反而在直线飙升……唉，关键是学校，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了，他们要抓典型，要杀鸡给猴看，于是我便成了流氓——当然，至今我还不明白“流氓”到

底应该怎样定性，我这种行为是不是流氓。本来我是要被学校开除的，没想到我却有个很管用的老子。他的一个电话就把问题解决了……我想这就是‘中国特色’的好处吧。”

“但你还是做了检查。”

“总要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吧，我想这也是‘中国特色’；唉，算啦，这事儿过去多年啦，提起来怪揪心的，人怕伤心，树怕伤根哪……不过直到现在，我依然没有后悔，我觉得那是爱应该付出的代价。”

我们沉默下来，心中隐隐地撩过一丝忧伤。我们不知道这事儿在龙君心里留下了什么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并非像他说的那么简单轻松。

“你父亲是个官吧？”蜘蛛问了最后一个问题。

“废话！还是个大的，地师级的，要不然我怎么能到这儿见到你小子的尊容哟？”

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。”

“后福个屁呀。我只知道那一次是我父亲对学校搞了一次强奸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件比摸人家屁股还要丢脸的事，也是邪恶战胜诗性的典型范例，现在想起来，我还真他妈的想吐……”

我们理解龙君的话，再次沉默下来。窗口的阳光在渐渐拨亮，我们的嗅觉塞满了玫瑰花香。

2

窗外的春天更浓了，树枝儿迎风招展，阳光在枝叶间绕

来绕去，落地时掷地有声，有鸟儿从远处飞来，有落叶擦过树干。春天从林荫道的深处送来了莘莘学子。红梅花儿开，红梅花儿开！

我们拥有最佳位置——宿舍唯一的窗户正好对着那条大路；我们能看到学校所有的妞妞，只要她从这条路上走过。我们或者能看到她们的正面，或者能看到她们的后面，但无论是正面还是后面，都是动人的风景。我们处在看风景、爱风景的年龄。

“看啊，爱斯梅拉尔达！”龙君叫道，把《巴黎圣母院》里的绝世美女顺手牵了过来。凡是有美女通行，龙君总是第一个发现。他的嗅觉特灵，我们也特相信他的判断。

先是蜘蛛趴上了窗台，然后是我。桌子自然被我们顶到了一边，屁股自然地高高撅起。两条人模人样的畜生伸出前爪，毛绒绒地搭在窗台上抖动、抓挠；舌头吐出来了，鲜红如花，弄得上面的阳光也皱起了眉头。目光在爱斯梅拉尔达的身上缠绕、挖掘，开采着一个又一个的部位：脸蛋，很好！胸脯，不错！臀，紧梆梆的，处女！我们品味着一块块美色，身上涌起了暖流。一只胳膊突然刺痛，擦上了蜘蛛的利爪。大腿的外侧突然着火，歪头一看，原来是蜘蛛直挺的军棍——娘的，我操，把我当靶子了。我受蜘蛛的影响，身体已发动起来，但为了掩饰，又不得不把自己紧紧捆住，不让那些王八蛋有所察觉。心里默默颂祷着“God save me, God save me”，这会儿我多么需要亲爱的女友Rose啊。我们已有好长时间没有在一起了，再见面时，我是不是会把一切动作忘了？——一段多么漫长而艰难的人生苦旅！

诗，诗，诗！龙君喊道。

于是我和蜘蛛也扯开嗓子疯喊：诗，诗，诗！

看看她的短裙，同志们哪！

我们盯上女孩的短裙，还真他妈的韵味十足，像是经过了精心编排好在我们面前表演似的，像是拿了根手指头在我们心窝窝里戳上了蜜糖似的。

注意她的挑逗性！龙君提示。

他当然是指女孩的双腿——颀长、丰满，两只圆圆的膝盖刚好对着我们的视线，两腿之间的夹缝也他妈的太神秘、太强大了，像黑洞似的把我们整个身心都吸了进去。

那腿在我们血管里噔噔噔！

“多么发达的胸脯啊！”龙君继续他的评论。

“把我当作你的竖琴吧，有如树林，即使我的叶落了，那有什么关系！你巨大的合奏所振起的乐音，将染有树林和我的深邃的秋意：虽忧伤而甜蜜。呵，但愿你给予我狂暴的精神！奋勇者呵，让我们合一！”

“完全是处女的乳峰。”

“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地跳，灰尘呀莫要把眼睛挡住了，手把黄土我不放，紧紧贴在心口上，几回回梦里回延安，双手搂紧宝塔山……”

“我闻到她奶苞的香味了。”

“我也闻到啦，我也闻到啦……”

“啪”，女孩听到激烈的叫声，一惊神，把胳膊下的听课夹甩了出去。

“请你们注意注意影响。”假洋鬼子按捺不住，对我们进

行干涉了。他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，当然要注意影响了。我们是什么？是平民——平民可以不要影响，在大多数时候甚至可以不要脸。

“是她影响了我们，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身心健康。”

“噢噢噢，我爱过的女人只有一个，剩下的全是陷阱。”蜘蛛念起了龙君那句诗。

“蜘蛛，我希望你不要念这句诗。”龙君的脸突然阴沉下来。

“我只是，我只是……”蜘蛛有点结巴，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个词：“激动啊。”

“这句诗是我写给她的，用在别人身上就是对她的玷污。”龙君有点儿不依不饶。

“得得得，龙君，让你的那位恋人见鬼去吧，比起这位爱斯梅拉尔达，她简直是小菜一碟。”

“什么？小菜一碟？”龙君瞪圆了眼珠，拳头抡起来了。

“好，妈，我错啦！”蜘蛛继续着他的结巴。

“你们吵个球哟，成天爱呀球的，也不嫌腻味。”假洋鬼子不甘寂寞。

“爱就是把球和×联系起来嘛。”蜘蛛反驳道。

“蜘蛛，我再次警告你，以后你不要在我面前这样说她！”龙君仍然缠绕着那个话题。

“好啦，我的龙哥哥，你那位是天仙、圣母，爱斯梅拉尔达是妾、是鸡！”

“她比圣母还漂亮！”

“对，比圣母抹大拉还漂亮！”